



紫微郎 花事

江山美人
系列

今日痴著

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
广州出版社

紫微郎 花事

江山美人
系列

今日痴著

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
 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微郎花事 / 今日痴著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
2013. 4

ISBN 978-7-5462-1393-4

I. ①紫… II. ①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7670号

紫微郎 花事

ZI WEI LANG HUA SHI 今日痴 著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7号9楼、10楼 邮编: 510635)

网址: www.gzcbs.com.cn)

策划出品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出品人 金城

责任编辑 李利 徐莉雅

责任校对 蒋美秀

插图 话儿

策 划 徐慧 王佳蓉

设计制作 曾妮妮

制版印刷 广州市天盛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15.25

字 数 210千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462-1393-4

定 价 25.00元

目录

第一章	· · · · ·	3.
第二章	· · · · ·	28.
第三章	· · · · ·	59.
第四章	· · · · ·	82.
第五章	· · · · ·	104.
第六章	· · · · ·	124.
第七章	· · · · ·	150.
第八章	· · · · ·	173.
第九章	· · · · ·	197.
番外	· · · · ·	223.
京华烟云		
那往后的 人生 · 精分, 醉梦		
后记	· · · · ·	234.

紫微郎 花事

江山美人
系列

今日痴
著

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

 广州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第一章	· · · · ·	3
第二章	· · · · ·	28
第三章	· · · · ·	59
第四章	· · · · ·	82
第五章	· · · · ·	104
第六章	· · · · ·	124
第七章	· · · · ·	150
第八章	· · · · ·	173
第九章	· · · · ·	197
番外	· · · · ·	223
京华烟云		
那往后的生活·精分·醉梦		
后记	· · · · ·	234



第一章

京中有二丑。

丑王爷，我。

两人面上都有碗大一块疤。王爷是给火烧出来的；我的是胎记。

没认识王爷之前，我的丑还没这么出名。那时我的身份是崇文馆外馆一名小小的司辰官，不入流的品阶，按理不可能与位高权重的王爷结识。然而那年的紫薇花开得特别好，满园的姹紫嫣红，馆正大人逸兴大发，在馆中后园开了个诗会，王爷是受邀的上宾之首。

一时间，花儿一朵两朵三朵，酸诗一首两首三首。

也怪我贪凉，那日照旧溜入了园中午睡。挑的地方，是园中最偏僻的角落，那里挨着一个烂泥塘，原本种着荷花，近年败了，连累着附近的花树，也是光长叶子不开花。我钻入树丛时十分心安理得，诸位大人赏他们的花，我睡我的觉，本可相安无事。

可是还没睡踏实，便给惊醒。

被众星捧月围着的王爷不知何时竟停在花树前，随从的大人们正对茂密的树冠思如泉涌。

一只蚊子从我鼻孔穿过，我没忍住，打了个喷嚏。诸位大人闻声大惊失色，我行踪暴露，只好钻出花丛。

一望之下，你沉鱼，我落雁。

二丑相会于烂泥塘畔。

按我朝律例，面有恶疾是不能入朝为官的。我不仅被抓了个现形，还顶着一张丑脸冲撞了王爷——尽管他也让我倒吸了口气。

我趴在地上，听上司张馆正抖着声音道：“禀王、王、王爷，此人是副馆正李大人荐来的，下官听他有把好声音，便让他在馆里当个司辰官，平时躲在屏风后面打更报数，从未出现什么纰漏，怎料今天竟冲撞了王爷！下官渎职，求王爷责罚！”

一个温和的声音道了声“罢了”，随口提了几个问题，却是问我的。我老实地回答：“我姓顾，名眉君。副馆正李大人是我的义兄。他这两天刚好轮到旬休。”

也不知是托了义兄的福，还是面上的疤让王爷动了恻隐，此事不了了之。倒是义兄得知此事后，大为惶恐，还上王府请罪了一通。回来时带回了一瓶碧绿清凉的药膏，说是王爷赏的，有淡疤功效——虽是父母天生，年轻人顶着一块疤终是不雅。王爷的大度与拳拳之心让我小吃了一惊。

我们还会，是在暴雨倾盆的朱雀街上。我路过，牵小毛驴；王爷外出公干，乘轿。

滂沱大雨忽如其来，小毛驴与轿子双双停在皇城朱檐之下避雨。

衣着体面的家臣侍上前驱赶狼狈的我，轿里温言道不必。

碧竹绸伞下，轿帘初掀。隔着雨幕，各自均是一愣。

我大礼参拜。

王爷说免礼。

我垂头望着自己的脚尖。

王爷问：“你可是李润大人的义弟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又问：“你面上的疤可是天生？”我继续答：“是，是胎记。”王爷便点头道：“发肤乃父母所赠，诚应珍而重之；然天生缺陷，非你之过，不必为此自伤。”竟是在宽慰我。我不由一呆抬头，王爷冲我温和一笑，我傻傻也咧嘴笑了笑，各自牵动着脸上的疤，两相狰狞。

雨歇时，软轿被泼个湿透。

家臣面有难色。

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当今圣上唯一的胞弟六王爷，自脸被烧坏后，外出向来只乘轿。

我不知哪条筋搭错了线，竟上前一步道：“王爷，晚雨新晴，天澄透澈，坐困在官轿之中，哪有打马驰骋来得清爽肆意？”正欲起身的王爷闻言一顿，回头用那对乌沉沉的眸子望了我片刻，忽地又笑了。

那一日他仍旧乘轿离开了。只是三日后，王府家臣递来了描金请帖，王爷邀我外出溜马赏花。再然后，我骑我的小毛驴，王爷牵他的五花马，两人逛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，京郊的万里青山。这是初始，我们的关系，仅是要好。纵然坊间流传着不和谐的声音，我始终坚信，王爷之心定如我心，白花一样纯洁，乌龟又叫王八一样单纯。

直至大夏朝武德五年，这年中秋。

夏地中秋，是团圆节，求偶节。

但凡到了那几日，集上卖饼卖蟹卖烟花炮仗的忙，街上的媒婆们也忙，一个个打扮妖娆，手执团扇腰系红帕，在各色人家之间串门。

便是李府，也照例来了几拨，一张又一张男女画相送至，展开，佐以天花乱坠，将府中那位老娘娘听得心旌神荡，兴高采烈的同时，用怜悯且微妙的眼光看我。

想府上大相公李润，虽说歿过一妻，可是正当而立，相貌堂堂且身居要职，自然获得京中不少闺秀青睐。

三小姐春香，虽说深居闺阁，但艳名早播，令多少公子王孙趋之若鹜。

唯有府中二相公顾眉君我……

生得吓人不说，名声还不太好。

我素来低调，唯有一件不低调的事，便是与王爷的交好往来。

大抵去年的时候，坊间传言中，我与王爷的交往还是停留在“好朋友”这么纯洁的关系上的。毕竟自古君王爱俏，王爷乃皇子龙孙，长相再怎么吓小孩，审美自是一样的，怎么可能会与丑八怪顾眉君有什么瓜田李下。

然而就在那一夜……

那一夜，我在京中最大的客栈福元坊住了一晚。

天明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，听到楼下早起的住客窃窃私语。

“了不得啦！你们猜猜，昨晚上客栈来了谁？”

“噫，瞧你大惊小怪的样子。不就是今秋恩科折桂，六王爷奉圣上之命在金玉楼置酒恩赏诸士，后面不胜酒力，就近在福元坊歇下嘛！”

“对！可是你只知道了一半！你知不知道，王爷来之前，有人早在福元坊开好了房！”

“噫！王爷家臣数百，有人提前开好房间，有什么奇怪！”

“啐，蠢驴一只！若是这样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！这个来开房的人，你们绝对料想不到！我太震惊了，实在太震惊了！”

“……噫？！莫非你说的是那位鼎鼎大名的顾眉君？”

“我亲耳听店小二所说！他们一起住进了天字一号丙房！”

“胡说！我也听说了，店小二明明说的是住进天字一号乙房！”

“丙房啦！我还听说啊，掌柜的巴结王爷，还叫了隔壁醉金坊的花魁娘子过来伺候。却给王爷拒绝了。花魁娘子在王爷房外小站了一会，听到里面……”

“里面咋的？！”

“床板……咳，嘎吱嘎吱响……”

当时我听到此处，下意识摇了摇睡榻，果然，福元坊的床都该修修了。

我推开天字一号乙房，对面天字一号丙房的门也适时推开。

隔着半道走廊，两个传说中昨晚睡在一块、摇了一夜床的人面面相觑了好一会。

最终，王爷先收起讶异，微微一笑。

于是我也只好傻笑。

王爷说：“眉君，你也在这里。”我说：“是，真巧。”王爷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我顺道送你回去。”

我不自在道：“好似有人误会了什么……”

王爷说：“我们行为坦荡，何惧旁人捕风捉影之词？”说着走了过来，极其自然牵起我的手。

中间的门嘎吱推开，几名士子呆若木鸡地看着我们。

下楼时我脚步滞涩，腿膝不小心便在楼梯上撞了一下。于是当我神情痛苦，脚步扭捏走过时，所经众人反应，与数名士子一般，俱都石化。

义兄听说此事，大为紧张，一晚上嘴边就起了一串燎泡。

他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心中虽暗恨，偏又无可奈何。只好与他解释，眉君虽名声尽失，胜在清白尚存。

义兄发白的俊脸总算有了点血色。

他说：“眉君，这些年来为兄时常做着个噩梦，梦见大祸临至，你身锁镣铐，被禁卫军押入大狱。”

他苦笑，“我知你处事向来自有分寸，只是你莫忘了自己的身份……世间之事往往阴差阳错，不是处处小心便能避过。你听为兄的劝，还是早早放手，尽早脱身的好。”

我点头，“我不会忘了答应义兄的话。”

义兄伸手，仿佛是想给我撩开颊边一缕发丝，最终却缩了回去，小声说：“眉君，有句话，我许久前便想对你说了。今日趁此机会，厚颜说与你知。这些年来，为兄一直未再娶妻，便是心中存了一个念头……若你不嫌弃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”

我傻了般看着他。

义兄说，今日此话出我口，入你耳，我只说一次，却是出自肺腑，你需好好用心思量。

他果真只提了那么一次，然而我能感受到，他殷切的眼光，时时在提醒我此事。

我想这是我与义兄之间的秘密。

我是一名女子，只有他知晓。

我在京城滞留了五年，是为了寻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我的哥哥。

义兄给我五年的时间。我答应过他，五年后，若还是寻不着哥哥，便须死心，做回女儿身。

今年，已是允诺之期的第五年。

武德元年，哥哥千里赴京，而后在京中莫名消失。这五年来，我几乎寻遍了京城中的每一个角落，打听过所有能打听到的消息，一无所获。

现在，我就坐在曲靖河畔楼榭之间，看着对面高搭的花楼。

这一晚中秋，花楼下人山人海，有人临河放着烟花炮仗，有人聚集着观看说唱戏文，另有大半人，却是闹闹哄哄围在花棚旁猜着灯谜，笑声如沸。

酉时三声锣鼓过，一名三绺长须身着锦袍的老者走上花台，他身后一溜儿跟着一队俏婢，婢子们的手里各捧着一件物事，由红绸遮着。

这是时下贵族之间爱玩的一种游戏，俗称“拔彩头”。出题者可自由设计题目，内容可以是猜谜，即兴做首诗或者解一个棋局之类，并着彩头一起拿给主持会场的管事，待管事公布题目，由台下的宾客竞争解题，胜出者便可获得那份彩头，叫“拔注”。

老者拿着挑头，一路揭了红绸，待揭了最后一张红绸，红绸下露出一只白纱灯笼。当老者朗声公布灯笼押注的彩头时，连我身旁跟着的老实木讷的小厮也跳了起来。

他吃惊道：“二相公，我没听错吧，那位老先生说的可是十万两银子？”

我没应声，分神听了会儿邻桌的议论。

“……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不过是贵族之间逗耍取乐的一个游戏，竟然一掷万金！当真好大

的手笔——可惜，可惜啊！”

“哦，难不成兄台有什么高见？”

“呵呵，哪里哪里。这只灯笼在菊陶居这里已经寄放了足足三年，每到大年元日、上元、仲秋都有展出。说出来让你见笑，在下曾因囊中羞涩，上台试了一次，这只灯笼也委实怪异。”

“它瞧起来与普通的串马灯没甚两样。可是整只灯笼密不透风，上没留缝，下不留底座，连根细针也无法伸到里面去。寄灯主人称，谁能打开此灯，便有重酬。可惜，彩头由刚开始的一万两白银到现在的十万两，还是没人能拔注。这只灯笼，已被称为京中第一奇灯。”

我看着老者挑了那只白纱灯笼展示了两圈，挂到戏台高处去。台下人头簇拥，却没一个出声的。

“依世兄所言，便没有人能打开此灯笼么？”

“五湖四海大有奇人异士，更何况是京中富贵之地。就不知道，那寄灯主人将这么一只灯笼存放在此，以万金引人注目，有何深意？”

“莫不是朝中哪位权贵寻乐子逗人开心的罢？！”

说至最后付之一笑。

每一次似乎都是这样的结局。

我再看了一眼那只无人问津的灯笼，起了身。小厮迟疑道：“相公，您脸色不好，要去何处？”

我道：“随处走走。”小厮期期艾艾说：“大相公嘱咐过，他赴过宫中晚宴便来接您。您若出去，待会儿……”

我看了小厮一眼，小厮老实，即缩了回去。

曲靖河畔紧挨的是丹桂园，彤霞成荫，映着各色花灯，红晃晃一片。我信步走至园中转角，旁边挤过二名顽童，将我推个趔趄。我站直身，眼瞅着那两小孩张着手臂一阵疯喊，而后一头扎入树阴下，里面响彻一阵孩童的哄闹，夹杂着笑骂：“跛子！”“臭乞丐！”“猪！”

我便走了过去。丹桂树下缩着黑漆漆一团，虽然一动不动，但明显是个人，旁边围了一圈小孩。这班小祖宗们有的扬着沙子，有的解着裤头准备撒尿，两个还咧着嘴抓了两根香点炮仗，正要往树下缩的人身上招呼。我一把捞住点炮仗的两个，斥了声住手。这群小混蛋回头，嗷的叫了句“丑八怪”，一哄作鸟兽散。

我移近了些，勉强看清那身影似乎是个少年。只是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。一条左腿软绵绵拖在一边，迎着灯光一瞧，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的伤口，还锁着链扣。丹桂园寻常人家不能进得，更别说乞丐之流。这人定是哪家得罪了主人的家奴。我留了一锭银子，正待离开，却见趴着的人动了动，一伸手臂就将银子扫开。

这时，从他怀里滑出一物。

那是一只小小精致的、用麦秸编成的花灯，手柄用毛竹串着。我一见此物，如遭雷殛。在他伸手要捡的时候，一手将那小小花灯夺过。

与想象中的一般，竹柄中空，里头装着精巧的弹簧，凭感觉摸索至某一处摁下，拳头大的花灯裂开八瓣，摇曳如盛开的莲。

诚如那句古语，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一刹那，我只觉情绪激动，既想痛哭，又想放声大笑。

我问那少年：“这只花灯，是谁给你的？”

声音拔尖，连旁边小厮都吓了一跳，地上少年却是理也不理。我一时情急就擎住那人衣襟，听小厮嗫嚅道：“相公，此人似乎是个哑巴。”我一愣，松了手。

我命小厮四处打听。等了半盏茶，来了一名举止跋扈的中年管事，一问却是兵部王尚书府上的。

他一对小眼睛滴溜溜乱转了圈，“相公有何指教？莫非地上这贱奴得罪了您？”

我摆手道：“不是。只是路经此处，眼瞧此人情状有些可怜，冒昧问下情由。”

管事道：“他是府上一个家奴，名唤景生。他天生哑巴，脾气孤僻，又仗着有几分剑术，便猖狂无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在比试剑术时伤了王公子。因此便有了今日下场，属自作自受。此乃王府家事，劝相公莫插手的好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我瞧这少年倒有几分骨气。虽说罪有应得，只是罚也罚了，不知道贵府可愿放他户籍，在下愿赎此人。”

管事一愣，还未答话，横刺里响起一个轻佻傲慢的声音道：“是谁在那里说要赎公子爷我的罪奴的呀？”话音一落，迎面走来几名年轻公子。

当先两人，一名长着枣形脸，两道窄眉，一脸乖戾；另一人，耷拉着扇子，一身扎眼绣花袍，油头粉面，瞧见我，便哎哟了声，一副想惹是生非的晦气相。

来人的大名，我却是听过的。

据说在古今风流人物之人渣榜中，此二位公子名列前茅。

两人一个是长公主外侄，一个是尚书幼子，身份相当；你为我欺男，我为你霸女，臭味相投。

他们联袂纵横于京城各大勾栏瓦舍间，被称章台街二霸。二霸称雄得久了，京中权贵或自持身份，或怕担麻烦，向来能避则避，越发将两人惯出诸多毛病。

我在心中叹了口气。

这种人，自然是避犹不及的；万不得以需与他们打交道，便得提上十二分精神。

若按常理出牌，只怕会给他们牵着鼻子走。

因此我跟他们打了个赌。

我指着两人身后一名虎背熊腰的壮汉说，让这护院与地上的哑巴打，我赌哑巴会赢。

两人一听我的话，笑得前俯后仰，不可自抑。

尚书家的公子一打手势，虎背熊腰男即时出列，三两步摞住叫景生的哑巴，抡起碗大的拳头，暴揍，揍完骄傲地挺了挺胸。

哑巴被殴出两口血，彻底瘫在地下。

灯光明晃晃照着他腰上一条皮搭子，皮搭子的褶皱里有微小的孔洞。

长公主的侄子蔑道：“如何啊丑八怪，还赌么？”

一旁的小厮哆嗦着扯我的衣袖，“相公，这人怕都快死了，如何是那名雄壮结实的家丁的对手。这两人看起来不好惹的，我们还是回去吧……”

我笑道：“莫怕。我说这小哥会赢，他便定会赢。”

地上的哑巴似乎动了动，看了我一眼。

尚书公子阴恻恻道：“好啊。比试一旦开始可就不能反悔了。顾公子到时别说我等恃强凌弱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自然，输了任凭处置；赢了，景生便给我带走。”

一名侍从上前，撤了哑巴的锁链。

表面看，这根本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试。虎背熊腰男原本就站得极近，听得令下连挪动都不必，就势再次老鹰捉小鸡似的拿住哑巴。紧接着，拳头雨点般落下。

密集的肉闷捶声，听得人牙酸。

二渣在一旁，又开始得意忘形地笑。一个道：“咕咕咕，顾相公是六王爷跟前的红人，心尖尖上的，看在王爷面上，王兄呆会还是别太为难的好。”一个道：“啊哈，辜兄这不会是在怜香惜玉罢？”姓辜的便作势欲吐。两人你推我搡的如两张烂脚凳子，着实东倒西歪了好一阵。

正舞得兴高采烈，变化骤起！

哑巴景生蜷缩着身体，似乎是没半分反抗，那名雄纠纠的壮丁却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倒坐在地上。

二渣便傻住了。

两人走了过去，抡起腿便给了壮男一脚，可怜壮男硕大身躯，连哼句都没有，就放平在地上。尚书公子的脸色难看至极点，恶狠狠一指我，“你使诈！”

我笑道：“王公子切莫误会。方才我站在这里连动一下都没有，景生身上的锁扣刚解下，半寸武器也没有。护院又是公子带来的亲信，周围诸位有目共睹，我如何能使诈。”

一边早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有怕麻烦的已拔腿准备开溜。二渣在京城恶名昭彰，但凡还眷恋着自己舒心小日子的，莫不明哲保身。我晓得这道理，也没指望谁挺身而出给我说话。因此，当有人拨开人丛越众而出时，我颇为意外。

“没错，本国舅便能作证。”说出此话的时候，来人扇着扇子，浅浅露出两个小酒窝，瞬间如有万道光芒在其身上聚集，令人眼前一瞎。

这世上有各色人品。有的人温柔庄重，恬淡谦冲，如王爷。有的人站着招摇，坐着扎眼，走路身姿摇曳，笑容艳赛门口两串红灯笼，就如眼前的人。

我笑容顿了一顿，不为他美胜冠玉的好相貌，只为那句本国舅。

国舅庞青——现今京中最炙手可热的新贵。

他顾盼流转地说：“如何，我做的证，可作得数？”二渣早换了副神色，一个道：“哎呀，不过是一名贱奴，我还打算着过几日将他丢大江里处理了才干净，怎么能劳动庞国舅为此等事出面——”一个道：“正是正是，国舅爷出现在此处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”

庞青沿着哑巴与晕厥的家丁踱了一圈，问道：“方才见你们前后翻找检查，可看出这家丁是如何倒下的？”

二渣道：“这……却是不知。”面上悻悻。

庞青掩扇一笑，“看来我等的眼光都没有顾相公的厉害呢……顾相公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说话间望过来，玉容生辉，灼灼如施了重肥的牡丹花。

我双眼再度一瞟，忙垂头中规中矩道：“这是从何说起，国舅爷说笑了。”说罢毕恭毕敬长揖了一记，口中称谢。

庞青道：“怎么？本国舅从不轻易为人开口，你便准备只用一声谢，将我打发？”

我听罢，想了想，抬头，灿烂一笑。

这一招，我曾数次揽镜演练过，其操作过程也甚简单，只要掀动嘴唇，露出八颗门牙，便能将面上那块疤完美撕裂成四块，营造出硬汉也腿软的效果。

当真听国舅爷狠狠地抽了口气。

他几乎是立即将脸伸至别处，边搓着双眼边摆手道：“罢了罢了，暂且记着你这笔账，本国舅不算你利息便是。”说完拔腿就要走。一旁王辜二渣早急得抓耳搔腮，连声挽留说，早在玉湘轩备了酒席请了最好的姑娘，国舅爷怎么能不赏脸就走呢云云。

庞国舅拿扇子直接戳了对方的话头，动作轻佻无比偏又好看至极点，带着说不出的意气风发一笑，道：“去去去，本国舅今晚要通宵达旦，时间尚早，此时喝酒岂不败兴！再说了，待会儿还有无数天姿绝色的大家闺秀为本国舅献花呢！这一身酒气的岂能不将美人儿醺醉？——你们这顿酒，我记下便是。”

他这一动身，身后便哧溜溜跟上大班人。围观的诸位，竟大半是他带来的，也不知道站了多久。

我正傻眼，却见已走过了十数步的公子哥儿蓦地又掉转身，冲我大有深意一笑。

他冲我大声嚷了一句：

“听说你是六王爷的男宠——哈哈，有趣，有趣。”

庞青一走，周围似乎也静了不少。

坊间议论，若说六王爷是君子典范，那么庞青便是京中纨绔魁首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当得这个盛名。

这个庞青，是朝中右相之子，上头一个贵妃姐姐，这个身份，说显赫极显赫，但出身门第比他更高的贵族王孙也不是没有。庞青之所以会一夜蹿红成为朝中最炙手可热的新贵，靠的是年初安西平匪一场战役，他在此战中大露锋芒，立下赫赫战功。班师回朝后，立即被皇帝封为一等侯，成为京中凭自身本领争取来的最年轻的侯爷。

若说庞青与六王爷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不远不近的时候倒真有这么一宗。

据说，庞妃曾提议让自己的妹妹嫁给王爷，让王爷婉言拒绝了。庞妹妹遭拒后不知怎么的就想不开，好长一段时间哭闹着要抹脖子。庞青是名二十四孝哥哥，就这样将王爷给记恨上了。

王爷何其无辜。

关于庞青此人，坊间还有诸多传闻，除去那些夜夜笙歌、醉卧花丛的风流韵事不谈，若干事

足以证明此人是名脾气极为古怪之人。

他说“有趣”的时候，往往并不有趣。

拿个新近的例子说：安西平匪中，某次此人领着百余人的官兵落了单，被千余名凶悍异常的恶匪围上，以一敌十的困境步步杀机。庞青丢了把手已断的弓箭，一撩战袍抽出被压在尸体下的金刀，澹澹一笑，说的便是“有趣”二字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战，庞青成了煞星破军、浴血恶魔，匪军的人数，先是由一千锐减至五百，五百锐减为二百五。没人知道这名出身京城豪门富贵地的公子哥儿是怎么办到的。

稍远些，在庞妹妹为婚事闹自杀时，庞青冷着脸看自家妹妹踩上凳子结好绳索脖子一伸吐出舌头时，说的也是有趣。

他听到王爷与我种种传闻，也说有趣。

现在，蒙他抬举，他又多提了一回，事情已经不是当众受个辱这么简单，他临走时的那个眼神，明白代表着麻烦。

我稍一凝思，即刻又惊醒。现下头等麻烦事，不是去猜测庞青究竟是何心思，而是面前二堵人渣。

暗自转了一眼，四周已被二渣的家奴团住。而身边的小厮，早吓得面无人色、不能动弹，情况有些愁人。

我道：“今晚多有得罪，我瞧这位护院只是暂时昏厥，不过是个无伤大雅的赌试，还请二位公子不要挂怀。明日在下自当遣人将赎金与护院的诊金送至王公子府上。”

二渣一听，竟然嘿嘿笑了起来。

“不过就是一名家奴，顾相公看得上眼，将人提去便是。只不过嘛，我让你三分情面，你也需敬我一分面子方可。我们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多交个朋友。酒席歌姬已备下，顾相公赏个脸喝二杯罢？”

我看看地上的哑巴，暗叹了口气，拱手道：“二位公子盛情，那眉君便叨扰了。只是我近来身体不适，医官嘱咐不宜饮酒过量，二杯为上限，望见谅。”

“哈哈，二杯就二杯！请。”两人交换不怀好意的眼光。

玉湘轩是家妓馆，里面的姑娘们，格外的热情。

七八人一入兰榭，便给一堆脂粉淹没。

姓王的敬我一杯，姓辜的敬我一杯，两人眼光咄咄盯着我。

下药暗算，背地诡诈，是这二人惯有的伎俩。

其时我心中只存一个念头，是偷也好抢也好，今日无论如何需将哑巴带走。因此明知那酒中定是有异，却想冒险一试。

二杯下肚，面前的景物开始有点晃。

麝香粉脂的味道，一张张放浪形骸的脸。

一个舞姬腰肢一闪，硬挤到我腿上，向我灌酒。

美人柔软的胸脯伴着满盛的酒凑了过来。我伸手搭上她的肩膀，美人瞋我一眼。我不动声色

将手往下一移，指甲片往那一片雪白中狠狠掐下，美人的檀香小口登时张成鸭蛋，嗷的一声惨叫。

酒泼了两人一身，我就势将她弹开。

我须承认，自己的手段忒阴损，以至于，美人两眼含怕带怨，泪光楚楚。衣衫被酒泼湿了半边，我借故换衣离席。这位可怜美人别无选择，引着我至更衣室伺候。

早在进入这家妓馆之时，我便暗中将房屋地貌大约观察了一遍。因此一入换衣室，我立即紧锁了房门。

我咬牙操纵着发颤的手举起一个烛架。

美人面露惊惧。

我道：“你可叫小蕙？你是愿意让我砸晕，还是装作什么都看不见？”

美人哆嗦道：“相、相、相、相公，请、请自便。”忒识时务。

我赞赏地点点头，嘱道：“外头若是有人敲门，莫理会他，懂么？”又道，“将你头上花钿拔下，借我自用。”美人点头。

我放下烛架，而后又在桌上留了一封银子，道了声得罪，取过美人头上的花钿，握在掌心。

正门不能出，那里还候着二渣遣来的扈从。而小厮，现在只怕还傻傻与那几个扈从一道，等我更衣。

我从窗户上翻了出去。

花钿银叶的针尖狠狠刺入掌心。我依靠着这阵尖锐的疼痛提了提神，埋头闷赶。

耳边响着路人一阵一阵的惊呼声，我只作充耳不闻。

哑巴还被扔在原地。我已经没力气察看他的情况，随手就捉住一名路过的小茶倌。与他说，你背了地上的人，将我们送到东七巷李府，银子赏你。小茶倌惊惧地看着我，手里端的茶壶当啷摔了一地，结巴道：“相公，你、你、你怎么了？脸色好吓人！”我喝道：“休要啰嗦！”不由分说将一张银票塞进他的手。

茶倌背着哑巴，疾走过赏月的人群。

眼瞧从后园到前门间还有一段碎石路，浓密的丹桂树阴将两旁遮个结实。

几个蒙脸的汉子突然跳了出来，提起刀，便往背后门户大开的哑巴狠狠扎去。

那时，我只觉浑浑沌沌的脑中嗡的一声响，来不及多想，纵身便将哑巴扑倒在地。

而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还是叫迷药控制产生了异相……我竟看到了一身朝服、肃容清冷的王爷。

我想起了那一年中秋，王爷邀我过节。那时王爷与我虽日渐熟稔，一起过节还是头次。我登上王府的花舫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宴请群客的热闹场景。一轮圆月下只候着一个微笑的王爷。

我记得自己倒了酒，捏了块果脯，一脸的笑嘻嘻，

“王爷不传丝竹乎？不传歌舞乎？良辰美景，怎可无美人？”

他饮尽了酒，眼角依稀是潋潋风情，道：“未曾备下。”